

卖菜的母亲

□ 程建军

今年,母亲七十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村里像她这样的老人,早就乐享天伦去了,但她却一直舍不得离开劳作了一生的热土,把那三十亩地当成宝贝似的长年累月尽心尽力地“伺候”,按母亲的说法是:“我们身子还活泛着呢,还能动弹行,能舞作个甚舞作个甚,再说了,我们能给孩子们帮衬一点米,添两颗山药也是应该的!我们还不到脱死的年纪,就绝对不能拖累孩子们!”

当然了,每年的庄稼收成也很争气,这着实给老两口增加了不少的诱惑和动力。

我也知道,地里那些营生,都是追星星赶月亮的活计,尤其是到了夏天,三锄三耨,施肥浇水,拼的都是心血,都是汗水。父母都是急性子,凡是地里的活,从不过夜,一天不吃一顿饭甚至也不午休,那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他们身体的健康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主要问题。

因为,在我看来,爹娘就是家里的一盆火,如果他们的身体出了问题,家里也就缺少了原本的温暖了。

父亲还好,有个风疼脑热,喜欢嚼一两颗西药片片来抵挡一阵。但母亲就不一样了,她得了病,舍不得甚至也不愿意吃一颗去痛片来缓解疼痛。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热衷于用扛字诀,与病魔对抗,来捍卫身体的尊严。

去年夏天摘豆角的时候,母亲的腰腿疼病又犯了。之前,她一直吃我给她买的壮骨关节丸,效果还可以。但这次药力好像也无效了,白天,她还可以勉强忍着疼痛拖着病腿去在地里干活,但到了黑夜只要歇下,就又疼的不能了。爹说,每天一到黑夜,你娘就坐在咱家炕上,两只手不停地锤击着那条作怪的病腿,一直会坚定地敲到天亮。

知道这事以后,我就马上对爹说,带着我娘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以便找个医生对症下药。娘回话说,豆角再不摘就烂了,摘完豆角再说,碎毛病了,儿啊,不怕,怕个甚!

我知道,母亲一向节俭惯了,轻易不想花钱。按她的说法,给医院钱买药就是打水漂,咱们是草木之人,瞎胡活才是正道!听她这

么说,我只能忍着火气,低三下四地乖哄她:娘啊,现在你连几十块小钱也舍不得花,将来成千弄万地花,你说说,究竟值不值?在我的不断哀求下,母亲总算同意去东村看病了。

第二天大清早,我给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中午,我又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晚上,爹接电话说,你一股劲打电话,你娘嫌你烦咧哇!哎,你娘一向挨惯了,凡事得顺着她的意思来,我怎么劝也劝不响。

娘接着回话说,咱家的豆角就全部摘完,等明天后晌卖它个好价钱,一定去医院检查。

听了这话,当时我就在电话里就发了大火,开始劈头盖脸地责骂母亲。骂了差不多半小时,求了差不多半小时,电话那头母亲终于咕咕啾啾慢慢腾腾地答应了。

第三天大清早,爹开着电动三轮车陪我娘去县医院做检查。母亲说,乖乖,拍个B超就得100多块,医院可真是“杀人”的好地方。哎,对于花钱,她终究还是有点舍不得。所幸,她的病只是腰肌劳损,并无大碍,医生说配一点草药,多注意休息就够了。检查完,母亲确定自己没事,拍着那条病腿,高兴地长吁了一口气。

前些年,我曾经仔细翻阅读过《孝经》,对“孝而不顺,非孝也”这一句话,感触非常深。

在我看来,孝顺的前提是顺,是顺从父母的意愿。从心底讲,我对父母的孝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但从沟通语气的语气来说,我又是有些暴躁叛逆的。

于是,在挂掉电话的同时,我又深深感到自己的不孝。

而对于我这时而阴时而晴的脾性,母亲可是从不介意的。

尽管母亲只上过一年的扫盲夜校,识字并不多。但她一直关心着我在写作和教书上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

母亲

□ 郭雪萍

进过学堂,没有文化,却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即便家里一贫如洗也从未耽误过母亲的学业,时常叮嘱母亲好好学习。正是在外婆的教诲下,母亲和舅舅勤奋有加,长大后都成了人民教师。

儿时父亲在化肥厂上班,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教书。当时一般的自然村小学都是复式教育,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上课,母亲只能是给这个年级讲完课,再给另一个年级讲。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井里挑水,上山拾柴禾,领下的粮食要在石磨上磨成粉才能吃,母亲柔弱的肩膀上承担了太多太多的负荷。至今我还记得住过的那间屋子是多么的破旧,冬天北风呼啸,屋里冷得像冰窖,下雨时又成了水帘洞,到处放着接水的瓶瓶罐罐。最痛苦的是晚上睡觉时,会看到墙上有好多虫子爬来爬去,长着好几条腿的,各种各样的。屋里太潮湿了,母亲无奈地叹着气,而我总是害怕的不敢睁眼,只能闷着头钻在被子里睡觉。也曾和母亲去井里挑水,一路上晃晃悠悠,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不留神就摔倒了,水洒了一地只好返回去再挑。也曾记得拾柴禾的手指被树枝划得伤痕累累。也曾记得冰天雪地,我们姐弟三个站在院子里等待开会的母亲早日归来。天那么黑,我们又冷又饿,可是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们好害怕,就那样哭泣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

每天母亲很早就起床了,抱一堆柴禾生火做饭,而这也是我们姐弟三人起床的时间。因为屋子里太呛了,从灶台周围冒出的黑烟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我们,弟弟再也忍不住,哇哇地大哭起来,姐姐顾不上穿衣服眯着眼睛忙着哄弟弟,而我却带着满脸的鼻涕和眼泪坐在炕上,傻乎乎地看着这一切。毫不例外,母亲也是泪眼婆娑,我想那泪水一定是

母亲知道我平时应酬多酒局多,每次见面她都总会叮嘱我:“少喝酒,不要和没根由的人乱喝,一家老小都指望你咧!”每次我都唯唯诺诺地应承,但只要喝得兴起,每次都是喝得忘乎所以,喝的醉醺醺的。为此,母亲总要絮絮叨叨地说上好几个月!

当她听说我又发表了新作品,又更新了公众号,又有稿费进账了,她就会高兴地说:“儿啊,别熬夜别受着,多少是个正当爱好,只要能写就好好写!”

当她听说我的学生又毕业了一批,又考了几个专科学历,又有几个上班了,她会更高兴地说:“儿啊,当老师是积德行善的营生,你吃得是良心饭,千万不要偷奸耍滑,可得好好对待人家学生们咧!”

真的,不论母亲对我的批评还表扬,我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于我,都是一种无声的激励,让我在滚滚红尘中不至于忘记自己的根本。

是啊,母亲一天天老了,能和她围着“地老虎”说几句知心话儿,听她说说过往的苦难与幸福,总归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如今,很多美好的想法,已经一点一点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比如陪他们回到乡下的窑洞里,一起采摘树上的山杏,陪他们一起到田地里看看豆角玉米的长势;比如站在母亲身边靠着三轮车,在北盛菜市场和她一起扯着嗓子吆喝,“苗子白一毛,胡萝卜八毛”;比如凌晨三点,陪他们摇摇晃晃地开着电动三轮车,一路颠簸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菜市场,仅仅是为了占一个好一点的卖菜档口……

我始终忘不了,那年夏天,卖菜的母亲拿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号啕大哭情景,她挥着那张薄薄的纸,反反复复地对过往的每一个人念叨,“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我一个卖菜的,我儿子考上大学啦!”

如今,我回想着这些甜蜜而艰辛的过往,幻想着自己就是菜园子里时常抚摸母亲膝盖的那一株韭菜或者是安安静静地卧在母亲臂弯的那只吃奶的小猫咪……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下来。

苦的,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心酸与无奈。

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去上课了,我和弟弟玩累了哭闹着要吃饭。姐姐着急了,领着我们回家后就开始在碗里和面,可是碗太小了,姐姐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结果弄得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面粉。看着姐姐成了“面人”,我和弟弟也不哭闹了,只顾着在一旁咧着嘴傻笑。看到这一切后,母亲心疼得哭了,可是我和弟弟却感觉那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俩拍着手围围着姐姐跑来跑去,只是在看到母亲掉眼泪的时候,年幼的我们也跟着大哭了起来。

那时村里的教学环境差,母亲也因此落下不少病根,到现在总是头疼、头晕,一年四季都要戴帽子。平日里,母亲既要上课还要照管我们姐弟三个,还要为生活而奔波,受尽了苦难。想想在那种无奈而又无助的环境下,母亲能日复一日虔诚地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传授知识,说明她是何等的坚强!

后来父亲去了解家坪变电站,母亲也调到了那所小学继续任教,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如今父母住到了榆次,退休在家的我们,本是安享晚年时候,却因要照顾我们姐弟三个的孩子而仍在继续操劳着。每天,母亲除了收拾家,帮忙父亲做饭之外,还要检查孩子的作业,整天也是忙忙碌碌的。空闲时间里,母亲也会上网,看看新闻,听听音乐,写一写文章。

母亲非常勤劳,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家里常常打扫得一尘不染。母亲心思细腻,整天惦记着这个,牵挂着那个,为了我们,母亲真是操碎了心,其实她才是最应该被照顾的人。

年少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但更多的是发脾气,使小性子。很多时候,我总是对母亲的唠叨深感厌烦,感觉管的严,一点都不自由,或因一些小事就赌气……然而,母亲却总是耐心地开导教育我,给予我鼓励和包容。如今,当我也成为母亲之后,才体会到了做父母的那份艰辛与不易,对母亲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刻的爱。

都说母爱是盏灯,黑暗中照亮远方的路程;母爱是一首诗,冰冷中温暖渴求的心房,没有人能丈量母爱脚下的路有多长。我们往往是在回首的片刻,在远行之前,在离别之中,发现我们从未曾离开过母亲。

从走路到坐自家车

□ 韩长锦

1952年到1955年,我在当时的辽西省会锦州市读初中,学校距离我家50华里,那时候没有公交车,所以上学、放假、节假日的来来回回,都要靠步行,由于年纪小,走走歇歇,往往要走上十来个小时,才能到达。在读书的三年里,往返于学校与家不下几十次,粗略地计算一下,步行距离超过了5000里,因此同学们在毕业临别之际,戏谑我小小年纪竟走了半个“万里长征”。

1956年我在本溪市读中专,年初放寒假回家,在锦州下火车后,亲戚告诉我往咱家的方向有公交车了,每天早晨发车,可以坐到麻地,剩下的二十里山路还得步行。但这毕竟是个好消息,可以节省多一半的脚力。从那以后,无论我在读书期间,还是进机关参加工作后的每一次探亲,我都可以在这五十里距离中,尽享三十里乘车的惬意,减免一大半的腿脚之苦啊。

记得1956年第一次乘坐的公交车是敞篷卡车,没有座,只能站,大冬天的人们在车子的颠簸中相互拥挤着取暖。不知从哪年就换上有篷的车了,在我1960年工作后头次探亲回家时,乘坐的就是中巴车了,那要比敞篷车舒服多了,不仅有座可坐,同样是冬天,车里却温暖如春。只是以后的几十年里,除了车子变大,车次增加,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每次回家,还都得用步来量那二十里山路,每走一次,都要和家人发一些牢骚,埋怨家乡发展得太慢。

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从山西回家看望患病的母亲,又一次乘坐公交车,买车票时,人家告诉我根据你家的地址,可以买到忙牛屯了,这样我就又少走七八里山路了。原来,往我家方向的公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又炸开了一道山梁,坦平的公路就距离我家又近了一程,我是又激动啊又高兴,逢人便夸耀家乡的变化。

然而,更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当1996年我再一次回家时,一出火车站,看见迎面举着地名牌的小巴司机们争相招揽旅客,我很快在众多牌子里找到了我家东团的村名。司机师傅满脸喜悦的对我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允许私家车上路拉客了,我们这些小巴车灵活,乡村的沙石路都可以跑,不然你们家那小山沟再有十年也通不了公交车。我庆幸赶上了好时代,我终于不用走路就能乘车直接到家了。

再一次让我惊喜的是2015年那次回家,来接站的侄子直接将我的两个提包装入了一辆小轿车的后备箱里,然后打开车门请我上车,我说:“咱们还是坐公交吧,这包车费用太高,咱不能摆谱花冤枉钱啊!”谁知侄子大笑起来:“叔啊,这是咱自家的车,以后您再回家,就享受车接车送的待遇了!”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小子在城里卖了几年内,没少赚钱,居然成为农村的有车族了。这次回家的五十里路,我是在侄儿的自家车里舒舒服服度过的,悠悠然中我微闭着眼睛,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六十多年的沧海桑田犹如过电影一般在脑海中反复出现,不断的切换,我竟由一个苦行僧似的行者,一下子变成了坐在小轿车里的享受者了。

啊,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是改革开放时代巨变的伟大成果,是党的惠民政策带来的红利实惠,尤其是近十年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取得的辉煌成就。

